

俄罗斯姑娘细品泠泠琴音

□ 房树芬(上海, 高校教育工作者)



这个中文流利、爱弹古琴的俄罗斯姑娘, 中文名叫林墨涵, 是华东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新生。

第一次接触中文, 她就被汉字迷上了——单是一个“和”字, 禾为粮, 口为人, 有饭同吃, 有声同闻, 和谐相处, 看起来陌生的线条, 背后却有着自己的历史、声音和故事。同一个字古今意义不同, 有时候, 又不完全是字面上的那层, 这让林墨涵感到, 自己学的不只是一门语言, 还是一种如何思考表达、如何理解世界的文化。

读《红楼梦》时, 在“满纸荒唐言, 一把辛酸泪”中读懂人间的冷暖; 译李商隐时, 在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 只是当时已惘然”里触摸汉语的深邃与缠绵。从中文开始, 她逐渐爱上了中国文化, 甚至学会了打麻将, 以及跟着老师比画气功。

在莫斯科国际艺术与传播学院学习的时候, 为了写论文, 她开始学弹奏中国古琴。刚开始, 只是试图去理解这种古老的乐器, 后来却发现, 真正吸引她的, 不只是琴声, 还有留白——一个音结束后留下了安静, 但安静本身也在表

达。这让原本学小学教育专业的她对“教育”有了重新理解。

“教育不应该是让所有人最终一样, 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声音。”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下, 林墨涵给自己起了“墨涵”这个中文名, 笔墨纸砚的墨, 涵今茹古的涵, 她想做一个有墨、有涵的人。

在校园偶遇林墨涵。她跟我说, 世界需要更多既懂中文又懂管理的年轻人。大学毕业后, 她想回到俄罗斯, 管理一所中文学校, 她要“让更多的弦一起振动, 把中国的故事奏给更远的世界”。



我是一个好孩子

□ 程 峥(上海, 白领)

固定的时段, 固定的公交站台, 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。她, 独自静坐, 迎着暖阳轻声歌唱。孤身独坐的模样, 成了我一段时日里通勤最熟悉的风景。毕竟是盛夏时节, 我看到依旧静坐歌唱的老人, 心生不忍。“阿姨, 天太热了, 我没带水, 您拿着这点钱买点水喝, 凉快些。”我说着递钱给老人。老人抬眸, 目光慈祥温和, 浅浅笑着握住我的手: “好孩子, 谢谢你, 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
此后, 我每每路过, 都会下意识望向站台, 与老人目光相遇时点头道

一句“早上好”。忽然有一天, 不再见到老人。“不知老人是否安康, 为何许久不曾前来。”我念叨着, 等了她约莫一个月, 直到某一天清晨, 依旧是那固定的时间, 固定的站台, 那熟悉的从容安然的身影回来了。

我悬着的心也落下了, 次日清晨, 特意带了一瓶清水递上前。“阿姨, 好久没见您, 一直惦记着您, 天还蛮热的呢, 喝点水吧。”老人眉眼温柔, 笑意浅浅, 轻声道谢: “好孩子, 谢谢你, 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
日子缓缓流转, 又是一个寻常清

晨, 我如常途经站台, 眼前的画面格外温暖。老人身侧坐着一位温婉女子, 怀中抱着熟睡的婴儿, 母女二人轻声闲谈, 岁月静好。老人看见我, 笑着招手, 转头对女儿轻声介绍: “这就是我常和你说的好心孩子, 时常惦记我, 大热天总给我送水关照我。”

女子起身上前, 温柔握住我的手道: “真的特别感谢你。从前工作忙碌, 陪伴母亲太少。终于有产假可以带着孩子陪老人散心。谢谢你在我们缺席的日子里, 温柔善待我的母亲, 好人! 一生平安。”